

全托裱修复方法之探讨

邱 晓 刚
(南京大学图书馆)

笔者在一次古籍修复研讨展示会上，看到有两部采用全托裱方法修复的古籍线装书：前一部是2002至2003年修复的；后一部的修复时间不祥。随着时间的流逝，后者修复过的古籍再次被蛀蚀得更加严重，亟待抢救。

前一部古籍是一册抄本，书页被书虫蛀蚀的较为严重，但完全有修补的空间和余地，且纸质较好，书页纸为类似今天的毛边纸或玉扣纸。修补人员采取了整本托裱代补洞的方法进行了修复，托裱上去的命纸与书页纸类似，因此人为的将此抄本加厚了一倍，并且全书没有古籍的感到是相一本册页。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留下相应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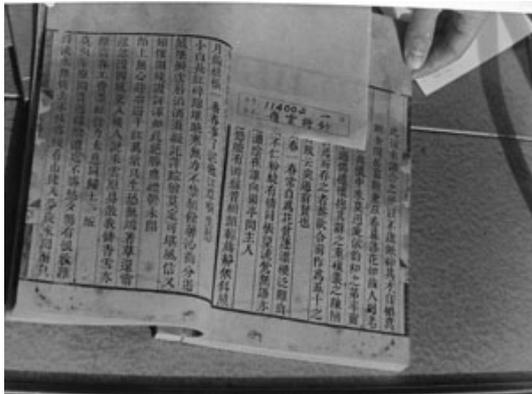
后一部古籍是一部清刻本，二册，由于书页有部分被书虫蛀蚀并且天头、地脚、书脑都比较小，修补者为了把书页接大，对书页四周采取接出纸边，然后使用薄纸进行托裱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修补。然而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它，二册古籍却都被书虫蛀蚀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并且已经无法翻阅。请见下图：



看到这两册被二次损坏的古籍，任何一位从事古籍管理与保护的工作人员都会痛心不已。也促使我们这些进行古籍修复的从业者对传统的修复方法进行反思：怎样避免修复后的古籍再次受损？在今后的古籍修补时，修复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使修补工作更合理、更完善，而且通过我们的修补能使古籍保存的时间更长久、更完好？在这里我谈一些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教训和经验，请同行专家指正。

且不说以上两部古籍修补得如何，就托裱这一方法，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从事古籍整理或古籍保护的专家所质疑，认为它并不是古籍修复方法中的上佳选择，因为它的使用意味着修补后的古籍将失去原有的面貌，书籍纸叶上的一些信息将被托裱上去的命纸掩盖，如果遇到有书根的古籍，损失更大。而且这种方法可逆性差，后人要想再次对其进行修补，将会非常困难。首先得揭去托裱上去的命纸，这对修复古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性动作，如果托裱所用浆糊在制作或使用上出现不当，有些破损严重的古籍将无法再次进行抢救；更为严重的是整页托裱后，将会有大量的淀粉留在书页上，这给古籍在今后的保管上留下极大的隐患，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多雨潮湿，虫害不断，对古籍采取全叶托裱的做法更要慎之又慎。

笔者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近三十年，先后托裱过二部古籍。第一部是1982年修补的《嶺雲詩抄》，因为书籍纸张被火烤过，整个书页焦脆老化，同时还伴随受潮现象，因而书页纸张既有老化现象又有糟朽的感觉，所以只好采用整叶托裱的方法进行抢救性修补。所用的是传统的托裱方法，浆糊为淀粉浆糊，托裱上去的命纸是一种非常薄的贵州皮纸。然而五年以后即1987年这部古籍就出现霉迹，当然这和当时书库的保管条件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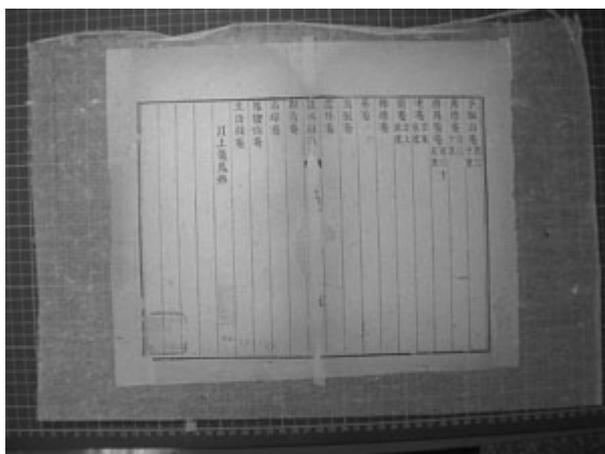
裱时所使用的淀粉浆糊也是导致书籍被霉变的重要原因。

然而今天当我再次察看这部书时，霉变的范围更大了。



第二部是2003年开始进行托裱的《溧水县志》，此书由于保管不慎，书页纸张从外观看似乎完好，但纸张老化到了极限，翻阅时纸张出现一块块脱落的现象。为了对此书进行有效的抢救性保护，我对书页进行特殊处理后再进行补破，这里的特殊性处理就是用热水浸泡书

页，反复几次后进行托裱修补，所用浆糊为羧甲基纤维素，而托裱上去的命纸还是上海皮纸或者贵州皮纸。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目前还没有全部修完，同时还有一些脱酸的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下面是托裱此书页的几张照片。



对比前面经过托裱又再次蛀蚀的古籍以及我所托裱的两部线装书，使我产生一个新的修复理念：古籍修复原则中的“整旧如旧”固然重要，但是“使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修复古籍，给后人在古籍保护上留下可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就更为重要。北京云居寺辽金石经的封存性保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早在 1958 年云居寺辽金石经出土，到本世纪末已有四十多年时间，为人们提供历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和供人们参观。但是由于大气污染，相当数量的石经遭到风化侵蚀，变得字迹模糊，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1999 年 9 月 9 日，国家决定将石经回藏地宫。1 万多块石经以恒温、恒湿、

密闭、充氮方式存藏加以保护。我们今天对古籍进行的各种保护性修复，就是为了古籍能够完好地流传久远。而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更先进的材料用于古籍的保护。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对古籍保护所做的一切，是可逆的而不是唯一的。我们今天从事古籍保护的同行们，不要只看到今天应如何修补，而要想到后人如果再次拿到这部书时，他们是否还有再次修复的空间和余地？这就是我想和同行们进行探讨的根本所在。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上面两部古籍在第一次修补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部古籍修补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古籍修复的原则去操作；修补方案没有认真的去研究；对修补所需的材料没有认真去选择。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细致的修补，既对此抄本做到“整旧如旧”，又为后人在保护中留下宝贵的空间和余地。而现在结果正相反，我们只有但愿此书能完好地保存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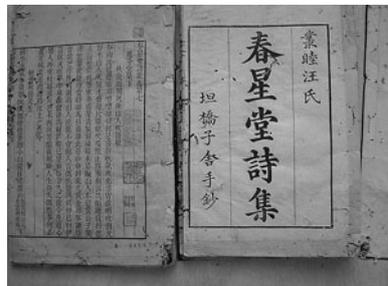
第二部古籍从破损后的修补到目前需要紧急抢救的地步，就是因为前人在修补中没有给后人在保护上留下可操作的空间和余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古籍在修复中所采取的方法有问题。不大的书叶天头、地脚、书脑和一些被书虫蛀蚀的破洞，本来完全可以通过修补、接边和衬单（双）叶的办法，将书叶修补完好的，而结果却被“前人”采用将书叶接出纸边后进行整叶托裱的办法，以托代补的修复了；这样一来，大量的淀粉留在书叶上，给古籍的再次被蛀蚀埋下了隐患。纸张中的纤维本身就是蛀虫喜爱的食物，再加上大量的淀粉，只要环境适宜，蛀虫就会过上“美食节”，给古籍在保管中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当我准备对这部二次蛀蚀的书进行抢救时，发现托裱上去的衬纸非常薄，要想揭开衬纸非常困难，由此可见这种全托裱方法给后人再次修补造成障碍，给操作带来的困难，同时还可能在抢救中对古籍造成或多或少的保护性损坏。这就是因为“前人”在修补上没有慎重选择修补方案所造成的后果。

这些教训和例子过去有，今天也有，但希望将来不要再有。因为古籍修复工作者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影响到古籍保护的整个过程，所以这里我想用前面的修复理念：“使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修复，给后人在古籍保护上留下一点可操作的空间和余地”来与同行们共勉。

最后，我简单扼要地介绍后一部，需要进行二次抢救的古籍《春星堂诗集》是如何修复的：

首先对全书进行细致的观察，研究采取什么样的修补方法才适合本书。

其次用掌握的修复方法对此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再次对此书进行托裱显然不行，因为此书被托裱上去的命纸很薄，要想揭下命纸怕要伤及书页；二.用修补的方法进行补洞也不行，书页两层纸而补纸一层，最后书册难以平整；最后我决定用纸浆来进行修复，即手工纸浆修复法，既不要揭去托裱上去的命纸，又能使书页修复后达到平整，还能达到整旧如“旧”的目的，二次修复的痕迹一目了然。同时具有非常良好的可逆性，将更多的空间和余地留给了后人，此方法是目前最佳的修复方案。事实证明采用这种方法效果非常理想。



下面是纸浆修复一册书的基本过程的照片，请各位专家多提宝贵意。

